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堡港油污污染问题研究

江山, 胡爱国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 作为“通往世界大门”的汉堡港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港口之一, 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因为汉堡港雷纳尼亚炼油厂 (Rhenania - Werke) 和埃巴诺沥青厂 (Ebano - Asphalt - Werke) 油污的严重排放, 污染事件不断升级, 从而给汉堡港带来了恶劣的环境影响, 也对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较大的危害。作为德国工业生产的主要污染源, 汉堡港的油污污染为德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挖掘。

关键词: 德国环境史;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汉堡港; 油污污染

中图分类号: F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041-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07

Studies on the Pollution of Oil Stains in Hamburger Port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JIANG Shan, HU Ai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063)

Abstract: Hamburger Port, “the door to the world”, is one of the most eco-friendly ports in the world. However, due to the discharges of oil stains from the Rena Refinery and the Ebano Asphalt Plant, pollution kept on escalating, which affected the environment in Hamburger Port, and brought great harm to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living nearby. As the main source of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Germany, the pollution of oil stains provides classical cases for studies on Ger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deserves to be explored in detail.

Key words: Ger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Hamburger Port; pollution of oil stains

一、引言

研究西方环境史,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是对其工业环境史的研究, 像英国、法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污染史就是其环境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同样, 德国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虽然德国工业革命远比英国、法国工业革命来得晚, 也就是说从 1815 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才正式起步, 但其发展的迅猛势头却令世人震惊。到 19 世纪末的威廉帝国时期, 德国工业发展已跃居欧洲第一。然而, 工业技术革命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 却也催生了许多社会文明病, 不顾自然承

受能力、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代价的环境污染也让日耳曼民族饱尝了近两个世纪的痛苦, 鲁尔工业区、萨克森矿山冶炼区、纺织工业发源地艾菲尔 (Eifel) 地区、矿物盐开采地海尔布隆 (Heilbronn) 附近地区、钾盐开采地哈茨山区以及盖尔森基兴 (Gelsenkirchen)、勒沃库森 (Leverkusen)、比特菲尔德 (Bitterfeld) 等化工生产基地都先后成为德国工业污染的重灾区。此外, 作为当时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汉堡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工业污染问题也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

拥有悠久历史的德国汉莎城市汉堡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通往世界的大门”, 它地处北德, 濒临

收稿日期: 2018-04-26

作者简介: 江山 (1965—), 男, 安徽庐江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德国文化史研究; 胡爱国 (1965—), 男, 江西南昌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

北海,现有人口180万,是德国第二大城市。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港口,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因为它直接坐落在埃尔伯河入海口处,总长1094 km、发源于捷克波西米亚山区的埃尔伯河为汉堡这座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这座城市的辉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汉堡城市史离不开对埃尔伯河的历史研究,其历史环境考察则构成汉堡城市环境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政府“一个有应对未来能力的德国”口号的提出,德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环境治理和环境美化方面,最具水上风情的汉堡已走在了德国前列,其中埃尔伯河的环境治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所以,对埃尔伯河环境史进行研究,既是对汉堡城市史做一个重要的补充,同时也为德国河流环境史和工业污染史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在这方面,汉堡大学的安德森(Arne Andersen)教授带领她的研究团队立足于本地区环境史特色,专门对中西欧地区流域面积排名第四的重要河流埃尔伯河流域面积为14.83万km²,位居多瑙河、维克塞尔河(Weichsel)、莱茵河之后^[1]的工业污染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丰富德国工业污染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河流污染环境史专题研究。该专题研究不仅包括对汉堡市及周边地区曾被视为重要污染源的冶炼厂、玻璃厂、香水厂、化工厂等的环境污染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有些研究还进一步深入到对工人工作环境特别是职业病对工人健康状况产生各种危害的详细研究。而将油污和沥青环境污染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埃尔伯河所带来的严重的污染后果,这在德国环境史研究中应该说尚属首次,这也为后来德国环境史学家布吕格迈尔(Franz-Josef Brueggemeier)对鲁尔工业区艾姆舍河(Emscher)、屈斯特(Hansjoerg Kuester)对德国河流污染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启发和参考。本文在总结安德森(Arne Andersen)教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工业发展状况和埃尔伯河沿岸居民的生存情况,对排污最严重的雷纳尼亚炼油厂和埃巴诺沥青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保留的历史记载进行分析总结,揭示当时社会发展背景下环境保护应让位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这样的历史

阵痛日耳曼人曾经理遭遇过,这也为我国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二、汉堡埃尔伯河油污背景下的 民众心态和媒体反应

还在1928年时,汉堡市埃尔伯河尚有14处露天浴场,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水污染较严重时期,仍有零星露天浴场对人们开放,而进入到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劣,埃尔伯河已成为当时欧洲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然而,埃尔伯河的污染却不是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的应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当时沿河两岸有多处露天浴场向市民开放,但油污的出现却没被他们所重视,尤其是稀释后的河水还不至于让他们觉察到油污对身体健康和自然环境已带来潜在的危害。然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原油为动力燃料的汽轮在河上的行驶、港口沿岸许多油料储存点和炼油厂的设立无疑成为埃尔伯河最具威胁的污染源,尤其是雷纳尼亚炼油厂和埃巴诺沥青厂向河内排放油污已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此时的这些企业和其他污染严重的企业一起对汉堡市的环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2]

需提及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随着1937年纳粹上台后《大汉堡法》的颁布实施,上述炼油厂和沥青厂所在地原本属于普鲁士帝国的威廉斯堡市区(Wilhelmsburg)后被划归到纳粹治下的汉堡市,而其污水排放却仍然要排放到普鲁士治下的埃尔伯河支流,如雷尔施迪克河(Reiherstieg)、雷特河(Rethe)、科尔布兰特河(K·hlbrand)以及最终的埃尔伯河,所以,这其中就涉及一个颇为复杂的地域跨境管理问题,由于不能很快且有效地解决此问题,所以埃尔伯河的油污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限制,并导致后来的日益加重,从此让油污成为汉堡一个很重要的工业污染源。

其实,早在此之前的19世纪末,有关汉堡港以及埃尔伯河下游地区油污投诉事件以不断发生,因此,汉堡市政府于1897年不得不对港口有关规定做出修改:“严禁石油和其残存物污染港口。”此外,以石油作为燃料动力的轮船以及炼油厂也被视为港口潜在的污染肇事者而受该规定管制。^[3]1925年出版的《渔民信使》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还载有为保护渔民养鱼工业企业应遵守有害化

合物最高排放标准这样的报道:“苯酚和甲酚的超量排放(不超过 1:10 000)会很快致鱼死亡,同样,菲和萘(不超过 4~5:1 000 000)、混合二甲苯、甲苯、苯和乙烯(不超过 22~65:1 000 000)、硫化物如硫化氢(不超过 5:1 000 000)、二氧化硫(不超过 16:1 000 000)、二硫化碳(不超过 100:1 000 000)和噻吩(不超过 27:1 000 000)、氨化物如氨(不超过 7:1 000 000)和铵盐(不超过 16:1 000 000)等也能致鱼很快死亡。一旦超过上述规定的剂量标准,一个小时或数小时内,很多鱼类像曼波鱼(Mola mola)和鮎鱼(Gobio gobio)等这样抗毒性很强的鱼类也会中毒死亡。”^{[4]136}也是从那时候起,人们就推测石化产品加热后所形成的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往往会形成肿瘤结块并产生疾病。为此,文章作者给出如下建议:“第一,炼油厂需从污水中重新提取油化物;第二,煤气厂和炼油厂应禁止将垃圾废料继续加工成副产品,以避免更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发生;第三,应进行国际协商,禁止在鱼类产卵地和鱼类食用水草区从事船上卸油作业。”^{[4]144}尽管呼吁声不断,政府部门也置若罔闻,致使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埃尔伯遭受石油污染的投诉更频繁。1928 年夏天,一位名叫尼曼的渔民就投诉入海口处舒劳(Schulau)至布兰克内塞(Blankenese)河段鱼类死亡事件。他推测,附近瓦库姆炼油厂排出的污水很可能造成了这些鱼类的死亡。^[5]由于油污事件频繁发生,1930 年,在汉堡渔业协会举行总集会之际,渔民扬森要求协会“有关责任部门和工业企业应彻底调查工厂废水和废料残存物再利用问题”。他的呼吁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大家都认为政府和相关企业应各负其责,多为渔民的生计着想。可以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汉堡埃尔伯河油污反应最强烈的就是这些渔民群体,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然而,针对此呼吁,社会各个阶层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身为汉堡卫生健康研究所的卡曼博士就认为政府应有所取舍,学会丢车保帅,先保护好工业企业。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将工业经济和渔业经济两者的重要性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尽管工业经济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是远比渔业经济重要,因为全德工业企业有 300 万就业人数,而在渔业生产方面仅有 15 万人,所以,在工业排污这个问题上,在公共水面排污所

导致的渔业减产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6]69-78}与卡曼博士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家住汉堡弗洛特贝克(Flottbeck)河边的博内医生则坚决反对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在其长期致力于埃尔伯河和北海水域的油污研究中,他发现,油污残存物不但摧毁了鱼类排卵场所,而且其粘稠物还可导致鱼类不能张嘴呼吸而憋气死亡。此外,由于这些油污残存物的阻挡,阳光也不能照射进水体,从而导致水体自净能力的下降,而且这也会加剧水中浮游生物的减少。因此,在他看来,建造污水过滤设施,防止河流堵塞和水体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不过,在他的研究中,他并没有涉及工业企业的排污,研究范围也仅限于对水上船只油污排放所做的研究。由于船只油污排放对渔民生计、城市生活用水带来影响,所以治理这些污染的成本应由这些船主来承担,而不是靠增加汉堡市民的税收来解决,否则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处理方式,为此,他于 1933 年援引美国在船舶油污排放方面所采用的提油去污技术这个成功的案例,尤其是通过提油所获取的收益来弥补提油设备投资成本的这种做法,建议纳粹政府效仿此方案,并给予很大希望,但因当时的纳粹政府正加紧军事备战,无力从事环境治理,所以,此建议并没得到多少关注,最后不了了之。^[7]

从历史记录来看,由于轮船航运过程中的排污、汉堡港沿岸工业企业排污和市民生活污水的排放,1933 年,埃尔伯河终于不堪重负,出现了大面积鱼类死亡事件。根据汉堡《鱼市》杂志 1935 年第 3 期中的一篇报道:“这次有多少鱼类死亡,不难从汉堡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出动情况看出几分:河面上大面积漂浮着的臭鱼类都被他们给清除了。”^[8]可见,当时埃尔伯河的污染严重程度。在排污企业中,地处港口的雷纳尼亚炼油厂和埃巴诺沥青厂可以说是该地区两个污染最严重、也最具代表性的排污企业,它们排放的工业油污和油污残存物是导致这些鱼类死亡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堡市的工业污染史即是由这两家工业企业书写而成。

三、雷纳尼亚炼油厂和埃博诺沥青厂 对埃尔伯河的油污排放

对雷纳尼亚炼油厂的投诉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1924年4月,雷尔施迪克河沿岸的一家造船厂代表附近居民向汉堡卫生局提交一封抗议书。在这封抗议书中,这家炼油厂所排放的原油、油脂和其他残存物作为事实证据被一一列出。为防止被发现,工厂分别在早晨和夜晚对油污进行偷排。为此,居民们纷纷抱怨不时有头痛、眼睛和鼻子有灼烧感等症状的发作。此外,废水偷排所产生的废气也给居民造成晕眩恶心等不适感。通过这些症状描述,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到雷尔施迪克河当时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还有在这封抗议书中,投诉者提到了该河中鱼类已差不多灭绝的残酷现实。此外,在河中放养家禽已变得十分困难。喝过污染水源的鹅、鸭也经常被毒死,而后飘在了水面。^{[6]3}

研究这封抗议书时还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在原有基础上,雷纳尼亚炼油厂还扩建了厂房,扩建后的企业每天将多达 13万 m^3 的工业污水没做任何处理就排放进雷尔施迪克河里。此外,该炼油厂还向所在的吕内堡区委会提交了一份申请报告,拟在雷尔施迪克河岸建造一个码头,拟通过两处抽水管从河中抽水,以满足码头所需用水,然后输送到新建的生产车间,供炼油生产使用,每小时最大抽水量可达 540 m^3 。这些新建车间生产后所形成的工业污水同样还是被排放进这条小河里。^{[6]3-4}对于这片水域来说,该码头和车间的新建无疑给雷尔施迪克河带来了新的灾难,同时也给沿岸居民的生存更增添了环境压力。

由于雷尔施迪克河流域在1937年《大汉堡法》颁布前横跨普鲁士帝国和汉堡自由城邦两个界域,且汉堡自由城邦的船只经常越界进入到普鲁士帝国所辖水面,导致许多外交纠纷,尤其是对河流的肆意污染更是无人过问,这使双方都深受其害。为避免环境的进一步恶化,1924年9月23日,普鲁士外务部致函汉堡自由城邦所辖的吕内堡区区长,拟进行协商,进一步明确双方在雷尔施迪克河中的航行界限。同时,河水也需得到双方共同的清污治理。协商后的汉堡方首先付诸行动,他们首先调查辖内企业的排污情况,尤其是向雷尔施迪克河油污的排放。为此,他们制定了两项措施:第一,工厂前新建了一座废水排放池。但凡废水被排入河道内前,均需经过检查人员检查水质情况,仅是油污检测也要每个月做一次。第二,根据《汉堡市建筑法》第118条之规定,“任何情况下,任

何一家企业都有承担技术部门来此检测工业排污所发生成本的义务。”正是有此两条规定,汉堡方企业向雷尔施迪克河内的油污排放情况有所减少。^{[6]9}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3年纳粹上台。为了备战,更多的工业企业被兴建,其环境污染则更为严重,到最后几乎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鲁士方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对雷尔施迪克河水域进行了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河上所辖水域几乎是一片荒凉水域,由于河水遭受油污污染,河内原有的动植物物种几乎灭绝。对河中淤泥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是淤泥中含有大量的油污残存物,并伴之以难闻的气味。尤其是河流拐弯处和水位较深的地段,这些油污残存物堆积更多,气味更浓。此外,在雷纳尼亚炼油厂排污口处,人们还发现了异戊基氯这样的有害污染物,正是它的出现才导致这片水域各种动植物物种的消失。^{[9]193}在回复吕内堡区区长信函中,普鲁士方确认雷尔施迪克河所遭受的河水污染盖为雷纳尼亚炼油厂油污排放所致。为解决此问题,该炼油厂已作出承诺,“拟增设清污设备,改善水质。同时加强企业管理,绝不作未经企业主同意就擅自排污之事。”^{[6]20}此外,企业主也做出承诺:“每次排污都要做到小心谨慎,确保过滤后的水质能达到政府技术部门的规定要求。”总之,通过技术革新和设备添置,“既要做到通过使用烧碱和钾这种方法来清除油污残存物中的硫酸,还要做到对油污残存物中产生臭味的戊基硫酸盐做清除。”颇为遗憾的是,一纸承诺却并没付诸行动,许多企业包括炼油厂在内还是我行我素,他们只见效益,罔顾环境,以至于1925年3月又发生了一起民众投诉事件,这次的投诉对象仍然是雷纳尼亚炼油厂。尽管该厂增设了净化装置,然而“还是发生了大面积污染,只是这次污染地换了另一个名叫魏岑缪勒(Weizenmühle)的地方,每到周末和周一,这里的污染就更为严重。”^{[6]22}由此可见,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严厉的惩戒措施,当时的企业和政府之间所做的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和雷纳尼亚炼油厂一样,埃巴诺沥青厂的油污排放在当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29年8月,摩尔堡(Moorburg)市区的海肯医生报道了该厂污水净化池内不断出现有害气泄露的情况,而这个三米深、六米见方的净化池就直接建造在许多居

民房前。除废气泄露外,净化池里的废水也被排入到埃尔伯河支流的科尔布兰特河中。和雷纳尼亚炼油厂一样,废水排放时泄露的废气也给人带来头痛和晕厥不适的感觉。很快,海肯确认这些废气十分有害,并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些污染问题。^{[6]25}汉堡卫生健康研究所在调研后很快认可了海肯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在科尔布兰特河流入埃尔伯河的入口处的河岸上,到处是覆盖着的焦油和沥青残渣,而且水面上也布满了油污和其他残存物。这些油污还散发着异味。对此,该研究所也建议,政府有关责任部门应尽快行动起来,治理这些污染。此次污染事件很快见诸新闻媒体,没过几天,《汉堡外报》就报道了该厂和雷纳尼亚炼油厂向埃尔伯河排放深黑色污水事件。报道还进一步描述了河岸污染情况:伴随着夏季洪水,这些有毒污水冲进埃尔伯因塞尔(Erbinsel)一带的草场和庄稼地。科尔布兰特河附近居民眼睁睁看着浑身沾满油污的鲑鱼死亡。^{[6]27}

1929年10月份,《汉堡消息报》又报道了科尔布兰特河油污事件。根据其报道,这起事件的肇事者又是埃巴诺沥青厂。尽管阿尔滕维尔德(Altewerder)乡镇提出了抗议,但污水排放还是为政府部门所默许,并听之任之,由此造成该河段比目鱼在吞噬沥青残渣和油污后的大批死亡。对此,时任该乡镇渔业协会的霍尔斯特会长发出哀叹:“照这样下去,如再不采取行动,要不了两三年,科尔布兰特河里的大小鱼类统统都要被毒死。”^{[6]56}迫于各方压力,1930年5月,政府技术部门成立技术小组对沥青厂进行了排污检查,得出工厂生产区确实存在废气泄露情况,同时,埃尔伯河及其支流的沥青残渣和许多油污也由该厂排放。其中的废气被鉴定出对人的身体健康十分有害,认为“所有食品,特别是牛奶、黄油和鱼都会吸收进这种特殊有害的气体。”在检查过程中,检查小组不断去确定燃烧废气中是否含有有害的硫化物,因为检测其含量,需要爬到40 m高的烟囱上,这在当时显然是办不到的事。对此,技术小组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废气不可能得到根治。对于这种工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附近居民还是要多些耐心,坦然接受为好。^{[6]48}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和企业变本加厉的做法,1930年10月,一起民事损害赔偿案终于被一

位名叫吕德尔的渔民所提起,在汉堡第二民事法庭上,他状告埃巴诺沥青厂、雷纳尼亚炼油厂两家企业以及其连带责任人汉堡市卫生局。法庭要求市卫生局给出答复,这埃尔伯河及其支流中的鱼类是否受到这两家企业所排放油污和沥青的污染。根据法律规定的肇事者原则规定,事件肇事者理所当然应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在此事件背景下,也只有这两家工厂态度肯定承认自己即是肇事人,那么渔民吕德尔就能最终主张获得赔偿的权利。然而,在回复法庭提问时,汉堡市卫生局却闪烁其词:“根据自身经验,这个问题很难作回答,因为一个我方技术小组不可能去埃尔伯河及其支流的普鲁士水域进行污染检测。”^{[6]55}这里,“根据自身经验”既可以理解为他已在汉堡水域做过调查,并得出相关结论,还可以理解为受污染的鱼类有可能并没受到这两家企业的污染,其他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同样也可以使其致死。是否这样的说辞为两家企业做了有效的辩解,或者渔民吕德尔最后胜诉获得赔偿,存有这起案件史料的汉堡市档案局卷宗内却并没有最后判决结果,因此已无从稽考。

不能说汉堡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治污方面没下工夫,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做样子地走过场而已,这背后其实还是经济发展至上、利润追逐的动因使然。尽管主管部门多次努力,力图让企业减污减排,但随后不久还是发生了渔民协会投诉事件。1931年2月,汉堡渔业协会再次投诉工业污水所造成的鱼类死亡,特别是大量排放到普鲁士水域和汉堡水域内的石油油污更成为渔民投诉的焦点。^{[6]98}对此,渔民协会提出建议,是否可以借助于油罐车等将这些油污收集后运送到某加工提炼场所,通过再次提炼,将油污残存物彻底清除,这样既能获得收益,也能提高水质,还埃尔伯河及其支流一片清洁的水域。接到投诉的汉堡卫生健康研究所断然拒绝了协会的建议,因为他们看来,“除了少数渔民,截至目前,他们所执行的一系列系统的技术检查都未受到任何质疑,即是有油污排放现象存在,但都影响不大,也不至于会损害水体,会导致许多鱼类死亡。退一步说,如果真有鱼类死亡,那也是普鲁士工厂排放的油污所致,这和汉堡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10]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德国环境史研究至今,经过

近40年的努力,德国环境史研究可谓门类齐全,形式多样。工业污染史中河流污染研究就是其中一项独特的研究,截至今日,大到对多瑙河、莱茵河、埃尔伯河、威悉河等,小至对地区河流乃至小溪的污染研究已不可胜数,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德国工业污染史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应归功于一支专业的研究团队,同时还要归功于日耳曼满人对历史史料的收集保存。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对德国人对史料的保护整理是高度重视,不遗余力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日耳曼人严谨认真、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有关,所以,本研究史实资料也颇为丰富翔实。通过史海钩沉,重塑当年的环境污染状况,读者可以想象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堡市埃尔伯河及其支流遭受油污的严重情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堡市油污事件并不肇始于此时,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有居民投诉情况的发生,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汉堡市油污事件发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汉堡码头还是一个仓库堆放场所和商品货物转运站,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汉堡港很快成为原油加工和石化产品的生产地,由此引发了二三十年代油污的进一步升级。尽管当时的生产企业也建有清污设施,如清污池、加高的烟囱等,并经常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检查检测,但由于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力图尽快摆脱战争所带来的贫穷,所以,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也成为最紧急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追逐利润,污染环境的种种行为他们往往也视而不见,甚至还和这些企业沆瀣一气,听之任之,任凭其污染环境,以邻为壑,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历史反应。很遗憾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埃尔伯河沿岸居民,尤其是渔民直接深受其害。在当时的大工业时代背景下,尽管他们已发出了呼声,甚至和这些企业对簿公堂,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只能听天由命,屈服于眼前的现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生态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广大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西德政府的高度重视,汉堡的环境

治理和其他西德地区一样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安德森教授在研究汉堡港环境污染过程中所指出的:“研究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历史中找到创造美好未来的答案。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学科,必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取得长足发展。”^{[9]21-22}结合国内外今天对世界环境史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尤其是该项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提供的许多有益的借鉴参考,安德森的这个论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参考文献]

- [1]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Elbe. [EB/OL]. [2018-11-05].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lbe>.
- [2] JEANETTE Cornelia Riedel - Lörje, THOMAS G. 100 Jahre Elbe - Forschung. Hydrobiologische Situation und Fischbestand 1842 - 1943 [M] //Archiv Hydrobiologie. Stuttgart: Reclam Verlag, 1982: 317 - 376.
- [3] LUDWIG Brühl. Gefährdung der Fischerei durch Oel - und Teer - Verunreinigung der Gewässer [M] //Der Fischerbote 17. Hamburg: Fischerbotenheft, 1925: 141.
- [4] KAMMANN O. Die Oelpest der Welthäfen [M] //Technisches Gemeindeblatt. Berlin: Colloquium Verlag, 1925.
- [5] HEINRICH Niemann. Das Fischabsterben im Sommer 1928 [M] //Der Fischerbote 20. Hamburg: Fischerbotenheft, 1928: 364 - 365.
- [6] STAATSARCHIV Hamburg. Medizinalkollegium II [M]. Hamburg: Medizinnachricht, 1924.
- [7] GEORG Bonne. Die Oelverschmutzung der Elbe und der Nordsee durch die Dampfschiffe [M] //Der Fischerbote 25. Hamburg: Fischerbotenheft, 1933: S. 190f.
- [8] JANSEN J. Elbwasserverschmutzung einst und jetzt [M] //Der Fischmarkt 3. Hamburg: Fischmarkttheft, 1935: 45.
- [9] ARNE Andesen (Hrsg). Umweltgeschichte. Das Beispiel Hamburg [M]. Hamburg: Erbeinstitute Verlag, 1990.
- [10] TÖLKE C. Die Verunreinigung der öffentlichen Gewässer durch Fabrikabgänge etc [M] //Mittheilungen aus der Praxis der Dampfkessel und Dampfmaschinenbetriebe. Berlin: Verlag von Rudolf Mosse, 1890: 70.